

第二回 欲坦東床先引良人開絳帳 要爭西席旁牽野蔓繫紅絲

詞曰：

鶯喚天暗，鳩呼雨落，情何隔別心可錯。於中總就我殊勞，從旁戳破他偏樂。
花想藏嬌，柳思隱弱，何嘗肯以春相托。到頭花發柳絲垂，許多妙算都無著。

右調《踏莎行》

話說管彤秀小姐見父親問他辭薦館之計，因說道：「請先生一事，是瞞人不得的。若直直辭去了裴、平、強三秀才，單留下長孫一人，不獨爹爹開口無詞，只恐那三人纏纏擾擾未肯便去。依孩兒算來，莫若擇一個日子，治下四席酒，請他四人同來，就明說四位俱係大才，皆願領教。但恨絳帳中只一座，不能並屈諸賢，又不敢妄為去取，今萬不得已，謹選擇一詩題在此，求四位大筆一揮。詩成者，謹當拜從；詩不成者，求其相諒。如此行法，彼做詩不出者，自無顏而去，不便再爭矣。」管灰聽了大喜道：「吾兒之計甚妙，不拒而自絕，使彼此無怨。」

果擇了一個日子，備了四席酒果，用名帖將裴選、平鐸、強之良與長孫肖四人俱請將來。大家見請，只認做單請他一人，館事妥當，不勝之喜。不期到了管家，堂上四人俱在，未免各自沉吟，不知是個甚緣故。相見畢，管灰就開口說道：「小犬頑劣，一向蒙冷老師教誨。今不幸冷老師謝世，小兒荒廢，急欲就正明師，卻苦於無門訪求。今幸蒙敝親友指點，方才得識四位老師。識便識了，又奈學生老邁，一時不辨誰濂誰洛，孰朱孰程，不敢妄揣私度。謹選一詩題在此，求四位老師大筆一揮，若肯慨然捉筆，曲賜一篇佳章，便是不鄙愚蒙了，即當執贄拜從。若吝人玉，便不敢相強。不知四位老師以為何如？」四人聽了，倒有三人不開口。惟長孫肖深深打一恭道：「老先生臺命，敢不敬從。」裴、平、強等三人，見長孫肖慨應，怎可默然，只得也假說道：「領教，領教。」就問詩題。管灰道：「且容少展薄敬，再當上請。」就命擺上酒來，大家敘齒，坐了同飲。

飲到換席，方命人將殘席撤去，換上文房四寶並花箋寫的一個詩題，外又一個禮盒，盛著三封程儀，每封三兩。又是一張百金的關書，并贄儀十兩。詩成者，請受關書贄禮。詩不成者，各送程儀一封，以為往來之費。四人看了驚驚喜喜。因是眾人之事，不可一人推辭，只得同將詩題展開一看，卻是：

「賦得風流儒雅是吾師。一句限韻，即以題語作。」

大家看見詩題煩難，俱各沉吟不語。

惟裴選年長，又為人忠厚。看完了就先說道：「我學生一向但留心章句，詩詞一道實非所長，請諸兄高才留題，我學生是不能領教矣。」平鐸見裴選辭了，也就乘機說道：「裴老師既不做，我學生菲才，就勉強之，恐亦無驚人之句，也不敢領教了。」

管灰見四人早二人辭了，因叫人將筆硯移到強之良與長孫肖面前，說道：「裴、平二老師已不肖賜教了，萬望二先生慨然一揮，庶不負我學生仰望一番。」強之良明明做不出，卻賣弄說道：「老先生臺命，自願呈醜。但愧我晚生才遲，不能應教於七步中，莫若請長孫兄高才題了罷。倘長孫兄亦巡逡謙讓，則我晚生請題回去，明辰即當獻上如何？」管灰原屬意長孫肖，只礙著三人情面。今見三人俱辭謝了，滿心歡喜，才對長孫肖說道：「今日禮雖未設，然文會也。四先生居師席之尊，又皆文人也。若相聚一堂，有題而無詩，無論詩書削色，即我學生酬酢一番，並覺無顏，還求長孫兄破格賜我為感。」長孫肖道：「裴、平、強三老師之珠玉，既深蘊而不欲輕吐。我晚學生鄙俚之句，反浪獻尊前，豈不可笑。然老先生諄諄論及，又不敢違，卻將奈何？」強之良只認長孫肖也做不出，說乖話支吾。便栽他一句道：「夫子說，『當仁不讓』。兄有高才，不妨揮灑，以盡主人之興。且使我輩得以觀其勝。」長孫肖正不好遽然捉筆，借此一言，便說道：「既強先生也這等說，我晚學生只得呈醜了。」展開錦箋，提起筆來，從從容容先寫出題目。後隨題一首道：

天青雲白想襟期，秋月春風問所宜。
樂在浴沂非蕩蕩，道存立雪亦怡怡。
相如詞賦聊文俗，賈董文章恰入時。
莫嘆簞瓢無趣味，風流儒雅是吾師。

長孫肖題完，即送與管灰道：「俚言辱命，惶愧，惶愧。」管灰接在手，細細的吟詠了兩三遍，不禁欣喜稱贊道：「道學題，而筆墨無一痕道學氣，卻字字明道學之理。化腐為奇，淘庸入雅，真不愧風流儒雅，允兄稱小兒之師矣。」因復送與裴、平、強三人道：「求三老師賞覽，以為何如？」三人同看了，強之良還打帳譏嘲兩句。當不得裴選為人直樸，看完詩，就信口說道：「凡做詩寫風景易，論道理難。今觀長孫兄佳作，寫道學直如風景，真妙筆也。」平鐸亦贊道：「好詩，好詩。讀來只覺儒家風味，窺見一斑。」強之良見二人交贊，雖不開口，卻也不便譏嘲，但默默不言。管灰見三人有二人稱贊，便欣然立起身來，將盒中的關書並贄禮取出，送與長孫肖道：「小兒頑劣，敢求教誨。」隨喚過管雷來拜見。長孫肖忙辭謝道：「鄙俚之句，不過塞責。況有裴、平、強三位老師在上，我長孫肖晚學後進，怎敢授此妄為人師，老先生還須斟酌。」管灰道：「有言在前，若苦苦推辭，豈不反使我得罪。」因鋪下紅氈，先自對拜了。然後叫管雷也拜了四拜。拜畢，就送上關書贄禮。又將三封程儀，送與三位。然後換席重飲，飲不多時，裴、平、強三人便先別去。

管灰又留長孫肖到書房中去，復飲道：「長孫兄高才，我學生所知。今日延師正禮，本不當復以題詩褻瀆，但非此無以謝絕三人，故不得已耳。」長孫肖道：「以老先生入座延師，豈無尊貴的人，而必欲下求於寒賤。即晚生鄉村蒙席，少資薪水足矣，何敢望累累厚聘。此皆老先生過於憐才，厚為培植，豈我長孫肖所能祈禱而請者也。但不知我長孫肖，荷此高厚，可能有一日僥倖，以附老先生之知遇，深自惶惶耳。」管灰聽見長孫肖將他肺腑之情，俱明明道破，知長孫肖不獨有才，而又有識，愈加歡喜，因約到館之期。長孫肖道：「到館早晚可也。但念老母獨居，未免放心不下。」管灰道：「這個容易。我明日即撥一僕一婦去具汲爨何如？」長孫肖道：「得能如此，則更感不盡。」言罷，遂謝別而去。

到了次日，管灰果叫人送了兩挑米，幾擔柴，並食用之資，件件俱全。又是一房老家人媳婦，服侍老人，比尋常見。了數句

激。因與母親祖氏說明，分撥停當，竟自到館。到得館中，因感管侍郎情禮款待之厚，遂盡心竭力與管雷講論詩書，習學文藝。朝夕同讀同做，僅及半年，而管雷學業大進。管灰與彤秀見了，喜之不勝，愈加敬重。又妙在長孫肖一無外好，讀書之暇，惟有吃兩杯酒，做兩首詩，便是他的樂事了。又不出外閑游一步，又不交接朋友。故題的詩，東一首，西一首，有如春花一般。今日桃，明日李，後日杏，開個不了。卻又妙在彤秀小姐酷愛詩文，故凡長孫肖所題，盡教兄弟暗暗抄了，傳與她看，見其詞雋秀，無不稱贊。賞便賞，卻是賞其才，實與情意無關。

忽一日，偶見他一首感知詩道：

君親思義有根枝，無故而深是感知。
才向飢寒消世態，又隨冷暖入詩脾。
花開花落春常好，雲去雲來天不移。
垂盼沒誇青眼厚，■■■盼到青眉。

彤秀見詩中有青眉二字，不勝驚訝。暗想道：「『青眉』二字，乃我之小字。除父親與兄弟之外，知者尚少。為何先生題詩，忽然道及，大有可疑。莫非他訪知我字，故以此相戲？」因細細盤問兄弟，管雷答道：「先生甚是老實，我家中事情，一毫不問不管。就是館中暇時，只做詩，除正事之外，並不與我說一句閑話，那裡知道姐姐的小字。此不過偶然撞著，出於無心。」彤秀聽了，雖然不疑，卻別自躊躇。因題一絕，以誌感道：

縱然高列卻無知，便是低垂也不私。
耳目未曾消受得，如何感激到青眉？

彤秀小姐在閨中忖度，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那個謀館不成的先生強之良，自從做不出詩，被管灰辭出，心下只是不服，道：「我一個青田秀才，謀青田鄉紳之館，反被外來的野童生奪去，卻怎生氣得他過。」因又想道：「他奪館，只為做了風流儒雅的一首詩，然坐館是要教學生讀書做文字，沒個終日做詩之理。不知他到館之後，有坐性沒坐性，教法如何？師弟可能相安？須悄悄去打聽他一番。若少年人不老成，若聽出他些破綻來，便好毀謗他一場，是非使他立腳不牢，那時再討薦書去奪他的，也不為遲。」

自動了這個念頭，便朝夕到管侍郎家來訪問。不期大大小小都說道：「好個先生，年紀雖後生，為人卻十分老成，終日在館中與學生不是讀書，便是講書；不是看文字，便是做文字，從無片刻之閑。且師生們彼此愛敬，甚是相得。就到閑暇之時，也不過吃兩杯酒以娛情，題兩首詩以寄興，從不見他出門去閑游一步。果然好個先生。」

強之良聽見人人稱贊，沒處入頭，心裡一發妒忌。後又尋著一個相熟的老家人，挑他道：「後學從師貴乎老成。你家公子，才十餘歲，應該請個老成先生教訓他，才師嚴道尊，有些指望。怎麼請一個少年書生為師，連他自家只怕還要請先生教哩，你公子怎生望得成人？」老家人道：「強相公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我家老爺，名色雖請的是先生教學，卻另有一段心腸，人不知道。」強之良道：「你老爺還有甚麼心腸，我實實就不知道了，求你略見教一二。」老家人道：「我老爺有一位彤秀小姐，今年才一十六歲，不但人物生得十全，又能詩能文，千中也不能選一。我家老爺愛之過於異寶，一向要選擇個有才的女婿配他，卻奈這青田縣地方小，再選不出。前日游春，忽遇這個長孫相公，愛他人物清俊，年齒相當。又考他有些才學，選婿之言，一時說不出口，又捨不得放了他去，故請他來處館，且羈住了他的身子，便可再為後計。這是我小人揣度老爺之意，我老爺卻從不曾吐一字。強相公只好放在肚裡，卻對人說不得。」強之良道：「關我甚事，我去說他。」就別了。

口雖如此說，心下卻愈加不喜。因又暗想道：「這老奴之言，雖說是揣度，卻甚是得情。我只空去奪他之館，尚且煩難，若再有選婚之意，便一發搖撼他不動了。」因又暗算道：「他處館既為選婚，若要奪他之館，除非先打破他的婚姻。」因又想道：「管老之選長孫，雖說愛他有才，也只為兒女一時無人知道，不曾有人來求，故作此不得已之想。倘有顯達子弟來求，或者又作他論，也不可。若果一眼認真長孫，便當競選入甥館，何必又借師席行權，便見此中無定了。為今之計，只消四下宣揚他女兒才美，使人來求，則花去而蜂蝶自散矣。」

也是合當有事，剛剛走了回來，恰撞見一個人家的家人叫他道：「強相公哪里來？」強之良忙看時，方認得是鄰縣卜尚書家的家人，叫做王壽。因答道：「王阿哥，你到此何幹？」王壽道：「大相公著我到青田縣見大爺。」強之良問道：「見大爺做甚麼？」王壽道：「我家大相公，一向定的王都堂小姐，正打帳做親，不期忽得病死了。老爺又在京，大相公急急要尋一頭親事，本縣又高低不對，一時沒有。因寫書與李大爺，求他在青田訪訪，所以到此。」強之良聽了，正合著機會，滿心歡喜。因說道：「你不必去見李大爺，我有一頭絕美的親事在此，總承了你大相公罷，只要重重謝我。」王壽道：「果是真麼？」強之良道：「怎麼不真。」王壽道：「若果是真，我家大相公便快活不過了。事成重謝是不消說的。但只是就要請強相公去說個明白方妙。」強之良道：「雖說隔縣，路卻不遠，就同你去何妨。」遂一徑同王壽來到縉雲縣，王壽忙報知大相公。

原來這大相公叫做卜成仁，年紀雖才二十餘歲，為人卻具兩種性情。到了讀書做文字，卻愚蠢不過，一竅不通；及至待人接物，要做那些奸騙邪淫之事，便又聰明伶俐異常。又靠著父親是吏部尚書，又倚著自家是獨養嫡生的兒子，故橫行直撞無所不為。自小兒就定了王都堂的女兒為妻，只因女兒年幼，故直等到如今。剛剛打點做親，不料又死了。氣苦不過，因急急四下訪求。今見王壽報知強之良之言，不勝歡喜，忙出來迎接進去，殷勤款待，就問他是誰家女子。強之良道：「這女子，若門戶不敵，小弟也不敢奉聞，是管侍郎之女，才十六歲。不獨容貌如仙子臨凡，只言其才，若朝廷開女科，會狀兩元是不消說了。」卜成仁道：「既有如此好親事，為何一向不見兄說起？」強之良道：「一向兄已得佳偶，說她做什麼。若說她，便是對景掛畫了。」卜成仁道：「這個是了。但管侍郎有如此才美女兒，為何不早早擇婿，直到如今？」強之良道：「管侍郎怎麼不擇，只是一時擇不出府上這般門第，與仁兄這般人品，故遲遲耳。」卜成仁聽說是真，滿心歡喜。遂留到書房，加意款待，就要請他為謀。強之良道：「叫小弟奉兄之命，自當效勞。但恐仁兄卿貳門楣，小弟書生不足取重。須煩青田李父母去執斧柯，方成事體，且使管侍郎免生疑惑之心，決不有變。」不知此去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